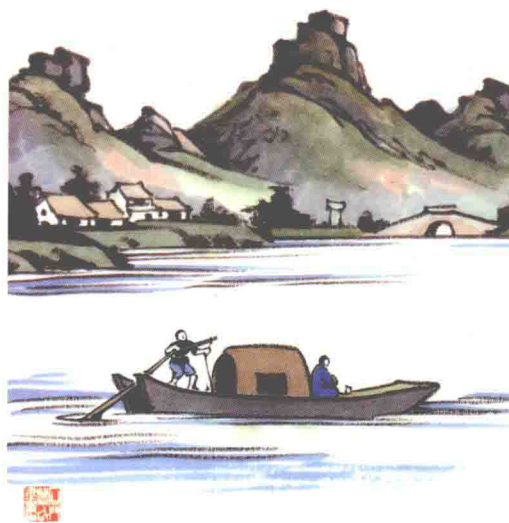


大家
2

茅盾



沙滩上的足迹

茅盾 ◎ 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沙滩上的足迹

茅盾◎著

茅盾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滩上的足迹/茅盾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4. 7

(大家/钟桂松, 郭亦飞编)

ISBN 978-7-5028-4414-1

I. ①沙… II. ①茅…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7982 号

地震版 XM3182

沙滩上的足迹

茅 盾 著

钟桂松 郭亦飞 编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门市部: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邮编: 100081

传真: 88421706

传真: 68467991

传真: 6845522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4 年 7 月第一版 201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42 千字

印张: 16.5

书号: ISBN 978-7-5028-4414-1/I (5104)

定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者语

茅盾(1896~1981)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文学家,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茅盾是以长篇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他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虹》《蚀》等等小说,在20世纪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这些小说几乎包括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部图景,手笔宏大,内容丰富,因此茅盾可堪称为世界巨匠。茅盾除了小说创作之外,还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世界文学的交流,付出了大量心血,十卷本的《茅盾译文全集》已经成为茅盾文学翻译的巨大财富。

除了小说创作、翻译之外,茅盾还有数百万字的散文随笔,这些散文随笔同样是茅盾文学宝库里的重要财富。茅盾的散文创作比他的小说创作要早得多,特点也非常鲜明,如《五月三十日下午》《雷雨前》《故乡杂记》,等等,都留下明显的时代印记和历史面影,体现了作者鲜明的进步意识;同时,茅盾的散文,无论是叙事还是记人,无论是早期作品,还是中年乃至晚年的作品,都闪耀着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光芒。即使是在茅盾人生的最后几年,这位五四老人依然不减当年,以坚持真理、掷地有声的勇气,拨乱反正,为中国文学的复兴繁荣再作贡献,其精神十分可贵。我们认为,要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了解茅盾

的思想足迹，读茅盾散文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因此，我们将茅盾的经典散文重新编排结集出版。在这些散文中，尤其选辑了茅盾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散文精品以及晚年的一些重要作品，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茅盾为世人留下的历史印记和思想轨迹，相信读者在感受茅盾散文历史再现及美学意味的同时，也有新的启迪和思考。

目 录

第一辑 沙滩上的足迹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3
“五卅”走近我们了!	6
“暴风雨”	7
街角的一幕	10
复活后的土拨鼠	12
云少爷与草帽	14
牯岭的臭虫——致武汉的朋友们(二)	17
疲倦	19
卖豆腐的哨子	21
雾	23
虹	25
红叶	27
速写一	29
速写二	31
樱花	33
邻一	35
邻二	37
秋의 公园	38
在公园里	40
严霜下的梦	42
叩门	46
光明到来的时候	48

雷雨前	56
黄昏	58
沙滩上的脚迹	60

第二辑 故乡杂记

故乡杂记	65
冥屋	90
冬天	92
天窗	94
谈月亮	96
香市	101
乡村杂景	103
陌生人	107
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110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115
回忆辛亥	117
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122
谈迷信之类	124
大旱	127
屏水	131
桑树	136
人造丝	140
老乡绅	144
速写	146
疯子	150
再谈“疯子”	155
阿四的故事	159
我的学化学的朋友	162
旧帐簿	166
苏嘉路上	170

可爱的故乡	179
-------	-----

第三辑 温故以知新

温故以知新	183
六〇年短篇小说读书笔记	188
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在中国文学 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 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8
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 大会上的讲话	218
在部分中、长篇小说座谈会上的讲话	221
关于培养新生力量	226
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31
漫谈文艺创作	236

第一辑 沙滩上的足迹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先驱的闷热的下午！我看见穿着艳冶夏装的太太们，晃着满意的红喷喷大面孔的绅士们；我看见“太太们的乐园”^①依旧大开着门欢迎它的主顾；我只看见街角上有不多几个短衣人在那里窃窃议论。

一切都自然，很满意，很平静，——除了那边窃窃议论的几个短衣人。

谁肯相信半小时前就在这高耸云霄的“太太们的乐园”旁曾演过空前的悲壮热烈的活剧？有万千“争自由”的旗帜飞舞，有万千“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震荡，有多少勇敢的青年洒他们的热血要把这块灰色的土地染红！谁还记得在这里竟曾向密集的群众开放排枪！谁还记得先进的文明人曾卸下了假面具露出一露他们的狠毒丑恶的本相！忘了，一切都忘了；可爱的驯良的大量的市民们绅士们体面商人们早把一切都忘了！

那边路旁不知是什么商铺的门槛旁，斜躺着几块碎玻璃片带着枪伤。我看见一个纤腰长裙金黄头发的妇人端着那碎玻璃，姗姗地走过，嘴角上还浮出一个浅笑。我又看见一个鬓戴粉红绢花的少女倚在大肚子绅士的臂膊上也端着那些碎玻璃走过，两人交换一个了解的微笑。

呵！可怜的碎玻璃片呀！可敬的枪弹的牺牲品呀！我向你敬礼！你是今天争自由而死的战士以外唯一的被牺牲者么？争自由的战士呀！你们为了他们而牺牲的，许也只受到他们微微的一笑和这些碎玻璃片一样罢？微笑！恶意的微笑！卑怯的微笑！永不能忘却的微笑！我觉得我是站在荒凉的沙漠里，只有这放大的微笑在我眼前晃；我惘惘然拾取了一片碎玻璃，我吻它，迸出了一句话道：“既然一切医院都拒绝我去向受伤的死的战士敬礼，我就对你——和死者伤者同命运的你，

致敬礼罢！”我捧着这碎片狂吻。

忽地有极漂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道：“他们简直疯了！他们想拼着头颅撞开地狱的铁门么？”我陡的转过身去，我看见一位翘着八字须的先生（许是什么博士罢）正斜着眼睛看我。他，好生面熟；我努力要记起他的姓名来。他又冲着我的面孔说道：“我不是说地狱门不应该打开，我是觉得犯不着撞碎头颅去打开——而况即使拼了头颅未必打得开。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而况这很有过激化的嫌疑么？我们是爱和平的民族，总该用文明手段呀。实在最好是祈祷上苍，转移人心于冥冥之中。再不然，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哈，你想不起我是谁么？”

实在抱歉，我听了这一番话，更想不起他是谁了，我只有向他鞠躬，便离开了他。

然而他那番话，还在我耳旁作怪地嗡嗡地响；我又恍惚觉得他的身体放大了，很顽强地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去路；又看见他幻化为数千百，在人丛里乱钻；终于我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往来的，都是他的化身了，而张牙舞爪的吃人的怪兽却高踞在他们头上狞笑！突然幻象全消，现出一片真景来：那边站满“华人”的水泥行人道上，跳上一匹马，驮了一个黄发碧眼的武装的人，提着木棍不分皂白乱打。棍子碰着皮肉的回音使我听去好像是：“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和平方法呀！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名词。可惜对于无条件被人打被人杀的人们不配！挨打挨杀的人们嘴里的和平方法有什么意义？人家不来同你和平，你有什么办法呢？和平方法是势力相等的办交涉时的漂亮话，出之于被打被杀者的嘴里是何等卑怯无耻呀！人家何尝把你当作平等的人。爱谈和平方法的先生们呀，你们脸是黄的，发是黑的，鼻梁是平的，人家看来你总是一个劣等民族，只有人家高兴给你和平，没有你开口要求的份儿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信奉这条教义的穆罕默德的子孙们现在终于又挺起身子了！这才有开口向人家讲和平办法的资格呵！像我们现在呢，也只有一个办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甘心少，也不要多！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两句话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在人丛里忿怒地推挤，我想找几个人来讨论我的新信仰。忽然疏疏落落地下起雨来了，暮色已经围抱着这都市，街上行人也渐渐稀少了。我转入一条小弄，雨下得更密了。路灯在雨中放着安静的冷光。这还是一个闷热的黄昏，这使我满载着郁怒的心更加烦躁。风挟着细雨吹到我脸上，稍感着些凉快；但是随风送来的一种特别声浪忽地又使我的热血在颞颥部血管里乱跳；这是一阵歌吹声、竹牌声、哗笑声！他们离流血的地点不过百步，距流血时间不过一小时，竟然歌吹作乐呵！我的心抖了，我开始诅咒这都市，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我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呀！

雨点更粗更密了，风力也似乎劲了些：这许就是闷热后必然有的暴风雨的先遣队罢？

5月30夜于上海

（原载《文学周报》第177期，1925年6月14日出版）

①左拉（zola）有一部以近代大规模的百货商店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名曰《太太们的乐园》。

“五卅”走近我们了！^①

红色五月走到了它的煞尾了！

像有名的黑姑娘的大鼓一般，从始作时的清扬宛转的一那起，一声声转急，转密，转急转密到一秒的瞬间里，有千百曲折，有千百个繁音促节，使听者心上重沉沉的感着异样的不可名说的压迫，突然，煞尾来了，亢音雄壮的煞尾来了，那时你喘不过气来的胸怀突然开展，你兴奋极了，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红色五月的煞尾——五卅，便像这个！

像两浙的三江的入海一般，宛延曲折经流了三千里，从高峻岩密林深菁里钻出来，很苦闷地钻出来，桐庐以下，江流湍急，过了鳖子门，江面突然开展，万顷的银涛，如脱缰的怒，直奔东海！

红色五月的煞尾——五卅，又像这个！

呵！雄壮的五卅！悲壮的五卅！你是“五四”是“二七”以不断的民族解放的争斗的大爆发！你在红色五月做了很光的煞尾！你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划了个新纪元！煞尾是预报第二幕的开始，是前后幕的支点，你是个伟人的支点！

呵！雄壮的五卅！你像恋人一样惹人挂念！你像金鼓之声，使人兴奋！你是许多烈士的伟大的创作，使人百读不厌！你是民族解放的丰碑！你是革命运动的圣经！我们从你得了可宝贵的教训，可宝贵的认识！

同志们！“五卅”走近我们！迎上去扑在它的怀里！拥抱！接吻！

1927年5月25日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5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副刊第22号。署名雁冰。

“暴风雨”

——五月三十一日——

昨晚延留到今晨的密雨，趁着晓风，打扑人脸越发有劲。C 和 S 一早起来，已接到“十二点钟出发，齐集 N 马路”的命令。昨日下午的惨剧，昨夜的噩梦，仅仅三小时许的睡眠，都不但不曾萎缩了他们的精神，反而使他们加倍的坚决勇敢。不久，G 和 H 也来了，四人便开始了热烈的谈论。

后来，话也说完了，时候也不早了，他们预备出去。G 说：“我们今天都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还要少穿衣服，准备着枪弹下热的难受。”

“今天未必再吃枪弹了，倒须预备受自来水的注射，”S 微笑着说，“湿透了的衣服是会发散血管里的热度的，所以还是穿了雨衣去的好。”

S 的提议立刻被多数否决，大家还是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行无所事地出发了；各人脸上有一种好奇的踊跃的喜气，眼光里射出坚决的意志。这是勇敢的战士第一次临阵时所有的一种表情。

他们四个到了 N 马路时，S 百货公司的大钟正指着十二点三十分。N 马路两旁的行人道上已经攒聚着一堆一堆的青年学生和短衣的工人。那时雨下得好大，他们都站在雨里直淋。G、H 等四人沿马路往东走了百余步，看见二三小队的女学生正散开来到各店铺内演讲；G、H 他们也立刻加入这项工作。

他们刚要走进第十三家商铺去讲演的时候，忽然“吉令令……”的铃声在马路中间乱响，四五辆脚踏车从西向东驰去，一路散放小传单，成百的在湿风中飞舞。这是命令！这是聚集的命令！这是出发的命令！立刻攒聚在行人道上的青年们都活动起来；从横街里小弄里出来一队一队的学生和工人都分布在 N 马路；“援助工人”，“援救被捕

学生”，“收回租界”，“取消印刷附律”，“打倒帝国主义”等的揭帖和小传单都开始散发并且粘贴在沿马路商铺的玻璃窗上；每一个街角，每一家大商店前，都有人在那里演讲，都有一群市民攒聚着听；口号的呼声此起彼伏，压倒了隆隆的电车声。长且阔的 N 马路立刻塞满了演讲者、听众和散传单人。

有好几起的“三道头”和“印捕”拔出手枪擎起木棍来驱逐群众，撕去揭帖；但是刚赶走了面前的一群，身后的空间早又填满了群众，刚撕去了一张揭帖向前走了几步，第二张揭帖早又端端正正地贴在原处。冷酷的武力不能浇灭群众的沸腾的热血！昨日的炮火已把市民的血烧到沸滚！

自来水向密集的群众注射了！但是有什么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像春雷似的从四面起来，盖过了一切的声音。W 百货公司屋顶花园的高塔上忽然撒下无数的传单来，趁风力送得很远；鼓掌声和欢呼声陡地起来欢迎。沿马路每家商店楼上的窗洞里都有人头攒动，阳台上也挤满了人，都鼓掌、高喊，和马路中的群众呼应。

这个时候，将近三点钟，沿 N 马路商店的玻璃窗上早一色贴满了各种的揭帖和传单，讲演亦已停止，满街飞舞的是传单，震荡远近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C、S 等四人此时站在 S 公司的门前跟着狂呼。在一个呼声过去之后，擎着手枪怒目视人的“三道头”、印捕、华捕，又冲到群众面前示威；马路里暂时沉寂一下子，但是即有一个尖音破空而起，大家忽然看见一位女学生站在马路中间——离刚刚过去的示威队不及一丈——高喊那些口号，两旁的群众立刻齐声应和，那一种慷慨热烈的气概即使是铁汉见了也要心抖。C 推着 S 道：“这是密司蒋，密司蒋！”

脚踏车队又传布命令：“包围总商会！”于是 N 马路上的学生工人群众都向北而去，让负有“维持治安”责任的巡捕执行他们的“职务”，布起防线来。热烈的空气移到总商会去了！那里有总商会的先生们正在一个小阁内静静地开会。

“持重老成”的先生们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可恼的探报一道一道地传来：大队的学生像潮水似的涌进来了，总商会被他们占领

了！他们在戏台前^①开会演说了！女学生们把守一重一重的门户，只准进不准出去！他们誓言“不宣布罢市，死也不出去”了！

“老成持重”的先生们侧耳听：好威武的呼噪声呵！好热烈的鼓掌声呵！忽然又寂静无声。这是个可怖的神秘的寂静！这是暗示将有大大鼓噪的寂静！果然砰声、夹掌声轰然而起，似乎那小阁子也震动得岌岌颤抖。呼声的怒涛里跳出浮出“请总商会会长出来答复！派代表去请！”的白沫来，在小阁子里也隐约可以辨得清。

热烈的空气终于冲进了冷静的高高的小阁子里。F先生像受了“城下之盟”似的对众宣布了“同意罢市”。在万众欢呼“明天罢市！”的呼声里，女学生的防线撤了，群众也渐渐散去了，那已是又一个黄昏。多么可纪念的一个黄昏！

（原载《文学周报》第180期，1925年7月5日出版）

①S埠总商会在天后宫内，里面有一个戏台，历来的市民大会多数是在这里开的。